

信谗言 大宋朝四奸当道
第一回 闹寿堂 展丞相庞府蒙冤

宋仁宗时代，朝中有四害，四害之首，是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太师庞吉。那位问了，什么叫仆射？意思是众官之首，也就是尚书省的长官。这个官职名起源秦代，到了东汉末年才分为左右。宋朝相沿不改，庞吉是右班丞相，这左边可没有右边大，一般事情都是左边大，唯有丞相是右相大。因此，庞吉的权力就大。

其次，还有太后刘娘娘，七十二司司监和御前大太监郭槐，刑部尚书朱林务。这四害上欺天子，下压群僚，无所不为，无恶不作。最厉害的要算是庞吉，他怎么厉害法？连过生日都过两个。他一年两次办寿，春秋两季各办一次。

他办寿操办人是谁呢？当然要用心腹之人，这个人就是四害之一，刑部尚书朱林务。庞吉对他是言听计从。他办这寿礼有规定，什么规定？朝廷中的官僚按品级大小拿礼，市井商号按资金大小来拿，各家住户按人口来拿。上完了礼五天以后才能酬谢，其实，过五天后他不请客，谁还找他去呢？

今年秋季他又办寿，满朝文武都敢怒而不敢言。左班丞相展文祥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今年他也去祝寿，买了一张纸写了四句话，起个名字叫“百寿图”，想借机会嘲笑嘲笑庞吉，替黎民百姓出口怨气。

展文祥来到太师府门前一看，写寿礼的人全都排班站队：“唉！快点，谁家都有点事。”这个说完，那个接着说：“我老婆午后要猫月子，写完了好去办事。”

庞太师家中所有前后左右各门都设有礼帐处，美其名曰：方便百姓。

这时，朱林务从里边出来了，他打算到这儿看一下，接礼的情况怎么样。猛抬头看见了展文祥，哟！他怎么也来祝寿啦？谁都知道他和太师素来不和，可以说冰火不同炉呀！噢！这也许是他惧怕太师的势力，想通过拜寿言归于好。他想到这里急忙向前，叫了声：“老丞相，太师的寿辰还把您劳驾来了。”“唉！说的哪里话来，太师寿辰，满朝文武大臣都来祝寿，下官焉有不来之理？没有什么可买，我亲手写了张《百寿图》献上，略表心意。”“好！丞相在此略等片刻，待我与你禀报一声。”

说着话，朱林务拿着《百寿图》转身往里走。“且慢，朱大人，我有个要求，《百寿图》虽不值分文，我要求挂在寿堂中间，好让大家瞻仰老夫的墨宝。”“是！遵命！”

朱林务来到寿堂，寿堂摆得太阔气了。正面挂着老寿星图像，左边画有八仙庆寿图，右边是麻姑庆寿图，下面供着干鲜果品等等。

庞太师身穿上绣五蝠捧寿的紫色大寿服，头戴紫色万字员外巾，外罩一件鹤鹿同春的大氅，红中衣，厚底官靴，端端正正坐在那里，旁边陪坐的是各大奸党。这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屎克螂找他老舅——臭味相投。焚香拜寿，每个人都念一通祝寿词，有的写“身历四朝全盛日，老为一代等闲人”，有的写“花好月圆人长寿，皇恩浩荡万家春”，还

有什么“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”，写的太多了，真是数不胜数。

大家这一捧庞吉，他听了后舒服极了。他每听一段，就“嗯”一声，随着是哈哈大笑。这回正笑到得意之时，朱林务从外边进来了。他给太师行个礼，忙说道：“展文祥前来给您祝寿，这有《百寿图》一张，他要求挂在中堂以壮寿荣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庞吉心想，“他怎么也来给我祝寿，我们俩平日不和啊！哦，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，大概是要跟我和好。”朱林务把图悬挂在寿堂当中，大家往《百寿图》上一看哪，全怔住了！庞吉一看气可大了，上写四句话，也可叫做打油诗，写的是“指日高升是何因，官极位显不为民，诈取双寿吸民膏，财欲熏心法外人。”这还了得！庞吉一伸手把《百寿图》扯下来撕得粉碎。朱林务可吓坏了，心想：

“我办事太荒唐了，事先我怎么没先瞧瞧写的什么。这是我，要换别人不就坏了吗？！”正在这时，就听太师怒气冲冲地喊道。“校尉们！快把展文祥抓来见我！”旁边站起大太监郭槐，忙说：“且慢！老太师何不如此这般。”庞吉附耳过去，听罢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此计太妙！好，来人哪！”

“是！”“请展文祥到寿堂来。”郭槐出的是什么主意？郭槐的主意不让在府门前把展文祥抓起来，展文祥身居左班丞相，也是朝廷命官，就地抓起来，不仅有伤大雅，恐怕于理也不合。不如加个请字，把他叫到堂上再抓，这就叫金风未动蝉发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谁也不知道，何必打草惊蛇呢？因此庞吉连连点头说好。

展文祥来到寿堂上，看见一群奸雄，气大了，在寿堂上气宇轩昂首站立，庞吉一瞪眼：“展文祥，今日是老夫寿

诞之日，你来到寿堂之中，为何不跪呀？！”展文祥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七尺之躯，上跪天子，下跪父母，岂能给你这乱臣贼子下跪！我恨透了你们。皆因你们四害专权，上欺天子，下压群僚，横行霸道，飞扬跋扈，诈取双寿，勒索民财，害尽苍生。而今陈州一带，大旱不收，赤地千里，哀鸿遍野，易子而食，惨不忍睹！你身为朝中宰相，不能如实奏明圣上，陈州放粮，拯救灾民，反而做寿取乐，吃得脑满肠肥，你上不能捍卫宋室太庙，下不能拯救黎民之苦，妄吃皇家俸禄，怎能对得起列祖列宗？来来来，你我一同上朝面君。”

庞吉听罢哈哈大笑，他没在乎。心想：“你展文祥尽管慷慨陈词，什么也不顶！”连忙说道：“展文祥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是在太师府，你是龙得盘着，是虎也得卧着，岂能容你如此猖狂？校尉们！还不与我拿下了。”说着就把展文祥绑上押入监牢。

当晚庞吉、朱林务、郭槐三个奸臣急忙计划。抓好抓，下一步怎么办哪？展文祥也是堂堂国家大臣，随便就给抓起来，恐怕也不好交待，得想法给他捏造个罪名。所以不得不商量陷害之谋。这时，郭槐言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快点给他弄个罪名，就说他贪赃枉法，然后再用严刑拷打，哪怕他不招！”庞吉言道：“一无赃证，二无证人，这赃如何裁法？”郭槐说：“咱们来个张冠李戴，把老太师的黄金帛页，珍奇异宝，古玩名画用轿车拉上十几车，去到展府给他栽赃。”为什么非用轿车不可？轿车就是带棚的小车，放东西别人看不见，免得败露真相，接着郭槐又说道：“再造上一个假单据，叫祥符县令盖上印鉴，逼审展文祥，在严刑拷打之下，一个老糟头子，哪怕他不招供！”三奸计议已妥，点头会心

地笑了一下，当时派得力家人庞祥照计而行，到了祥符县找到了知县张风。庞祥言道：“展文祥贪赃枉法，押在监牢，我奉刑部之命，前去展府起赃，免不得请你一同前往，火速行事，不得有误，以证其实。”知县不敢不去，他们一同来到展府，围着展府转了一圈，来个招摇过市，造造舆论。张知县心里想：“这哪里是起赃？这分明是栽赃！”装完东西，庞祥叫知县张风在物品单上盖上印鉴。张知县一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的印没带来。上差，请您为我代劳，把这个吃饭买卖，给老太师捎回去。”边说边把乌纱帽摘下放到车上：“代我通禀太师一声，说我张风虽然居官年浅，但在官场中早已明白了，完全是尔虞我诈，勾心斗角。我不能丧尽天良同你们合谋害好人哪！要知道执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请太师也不必前来找我啦！我挂冠携眷，要远走他乡了。”说完，急忙回身到了县衙，把大印扔在枯井之内，携眷逃走了。

庞祥乃是一个粗鲁的家人，心想，有没有你那官印又有何妨，既有赃物，就可作证，押车回到太师府，呈上单据，说明一切。朱林务一听县令逃走了，盖不盖印，倒是小事，外走事大，必须杀人灭口，以绝后患。当即派了心腹家将纪仇、黄伍令其追杀张知县不提。

再说三奸连夜升堂，逼审展文祥，在严刑拷打之下，展文祥画了招供，定成死罪，押赴死囚牢，单等秋后问斩。此案定成之后，刑部堂大小司官，完全知道，都是敢怒不敢言。刑部这二十四司官里，分有刑事十二司官，民事十二司官，每天轮流值日，处理一般案件。就在刑事十二司官中，有个司官，姓包名拯，字希仁，与其他人不同。他秉性刚直，不惧权贵，办事认真，唯法是尊。展文祥定案三天后，正赶上他

值班。几天来各司官都看出包拯对展一案，有些不服模样。今天他值班，还不得升堂问问，真要叫我找着缝，他都敢翻案。可是一整天都没事，大家都心中暗想：他呀，也不敢拿鸡子往石头上碰。众司官刚要准备走，只听包拯呼喊了一声：“来人，击鼓升堂！”“是！升——堂——”咚！——咚！——咚！二十四位司官列坐两旁，三班六房站立两厢侍候，快皂扑头手持煞威棒，威风凛凛。大堂口摆着鞭、牌、索、夹棍，旁边高悬肃静，回避牌两面。大堂正面上挂着一块匾，上刻“光明正大”四个字。

包拯在签筒中，拿出一支签来，喊道：“来人哪！到死囚牢内带出展文祥！”衙役们高喊：“展文祥带到！”哗啦啦，脖索、手铐、脚镣三大件直响，展文祥来到大堂跪下了：“大人在上，犯官展文祥与大人叩头。”“来人去刑。”“是！”“展文祥，我来问你，素日以何为业？”展文祥听到这儿一怔，心想这个问官，怎么与别人不一样？我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？我素日以何为业？我是卖地瓜的。又一想官断十条路，问官从哪儿问不一定，只好答道：“大人，捕前我身为左班丞相。”“身为左班丞相，你做的是清官还是赃官？”展文祥心中暗想，这官问的太奇怪了，叫我怎么答呢？要说我是清官，怎能犯法？要是赃官，真亏自己良心。既有定案，翻案无益。要硬说自己是清官，自己皮肉要受苦。他想到这里，急忙回答：“大人，我做的是赃官。”“我来问你，既是赃官，你初任不能就是丞相，你初任何官？由何职升到何职？又是什么人提拔？你向谁行过贿？行贿多少？你又受过谁的贿？受贿多少？你要从实讲来！你贪赃枉法，他行贿有罪，如不法办行贿人和受贿人，今后他们还要向别的官员行贿和受别

人的贿。所以你要如实招来。”展文祥心中暗想：好利害的大人哪！答道：“大人，没有向我有行贿之人，我也没受过贿。”

“噫！既无行贿之人，你又没受过贿，怎能算做赃官？”

“这……”这时两边众司官都为展文祥高兴，心中暗想包拯这不是要给你翻案吗？你就说被奸臣所害。他就逼你说这句话，你倒快说呀！还有的为包拯和自己命运而担心：包拯哪包拯，既已定案，你何必又复审，既要复审，就得翻案，翻了案咱不全完了吗！早晨我来的时节，就知道不好。唉！“二哥呀，看样子啊，这回要够呛啊！你给我往家捎个信去，叫她赶紧嫁人吧。”

这时又听包拯问道：“展文祥，你究竟受贿于何人？受贿多少？你要从实讲？”“大人，这个——大人，我实在没有行贿之人。”其他司官替展文祥着急，心想你就说被庞吉所害。展文祥听到这儿，明白了包拯的意思了。他才壮着胆子说：“大人，我被权臣所害。”“权臣是哪一个？”“太师庞吉。”“噫！堂堂的太师，他因何加害于你？”“只因他一年两次做寿，诈骗民财，我写下《百寿图》，前去嘲笑于他，为此，三奸定计，加害于我。诬我贪赃枉法，望大人明察秋毫，与犯官作主，平反冤案。”“如此说，你是清官，那你为何招认？”“大人，他们权势太大，我在严刑拷打之下，挺刑不过，不得不招。”“噢！你去碰他之时，你不知道他有权有势吗？知道他权势极大又何必去碰他？既要碰他，何必又怕他？而今你招认事小，株连全家事大，你不怕祸灭九族吗？”“请大人作主。”“他怎样加害于你，一一讲来。两旁的记录官，你们要详细记下来。”两旁的司官一想：这回咱们全完啦！“哥哥呀！”“兄弟呀！”“今天是几儿

啦？”“你问这个干嘛？”“咱们得记住这个日子，明年今天是咱周年哪。”

两个记录官有一个吓得直哆嗦，“完了！记完了录我也就完了。”另一个记录官很高兴，心想，宁可给好汉牵马坠镫，也不给赖汉当祖宗，今天就是陪审问官一同掉脑袋也值得。

展文祥把被害经过说了一遍，包拯命令记录官把记录念给展文祥听。记录官念完一遍问道：“是你说的不？”展文祥说：“对！对！一字不差。”“那你按上手模、脚印吧。”展文祥按完手模、脚印之后，包拯命人把展文祥送回死囚牢。然后问道：“列位大人，下官所审可是相当？”“相当。”

“相当。”“展文祥一案就是冤案，第一原卷所载，赃物在展文祥家中佛楼起出，但展文祥言道他家并无佛楼。第二赃物单据上缺少当地知县的盖印，依法论据，为之无效；第三赃物单上所记载的赃物数量和名称与展文祥所供不符。根据这三点，此案显然是冤，应该否定原案，推翻重审。列位大人你们说是也不是？”众司官一听说道：“大人所言极是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请列位大人共同签押吧！”众司官一听，啊？！还叫我们画押，包拯哪，你真能整啊！这时有一个司官拱手言道：“啊，包大人，此押我们不能画。展文祥一案，情节虽有很多疑点，但已正式定案啦，常言说坐地文书赛铁箍，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拉不动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，焉能有再驳之理？请包大人再思再想。”“大人，依你之见，既定之案，就是铁案，冤枉再大，也不能翻了，叫那些犯法者永远逍遥法外吗？使那些负屈者沉冤海底吗？你这种说法有些不妥。朝廷法度，旨在惩恶扬善，除暴安良，维护正义，有冤

必伸，有错必纠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还是何人定的案，有假有冤就得推翻，就是千年的铁案也不能叫它永存在冤册下。”这时，另一个司官说：“哪，大人！下官也不能画此押。大人请想，此案乃是刑部正堂所定，并有庞太师和御前大太监郭槐亲自主宰，恐怕翻此案真比登天还难。”包拯说道：“依大人之见，此案还是不翻为好。”“对！对！”“如此说来，不管是否冤屈，既是权臣所定，就算铁案如山，不得再动了！那岂不是看人不看法，案案都不能依法而公断啦！那些职高位显的，就可凌驾国法之上，请问，朝廷定下的王法又有何用呢？”旁边又有一个司官帮着那个司官溜缝说：“啊！包大人，可晓得刑不上大夫，法不及尊哪。”包拯言道：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又怎么解释呢？”又一司官还要辩解，包拯制止说：“列位大人，不必讲下去了，我包拯完全明白了。诸位大人，虽是执法之官，一向是徒居执法之位，无执法之实，看风使舵，因人施法，有法不尊，势力、国法二者相对之下，你们屈尊权势，置国法而不顾啊！”包拯又接着说：“列位大人请想想，这个‘法’字它是三滴水加个‘去’字，顾名思义，法字上不要水分，不得有半点掺假使潮之处，再说大宋朝法度，乃是高祖皇帝所定，上至皇子王孙，公侯将相，下至官吏百姓，一律要遵守，不得违犯。再者说，我等都是执法者，那就要清如水，明如镜，不徇私，不舞弊，贫贱不移、富贵不淫，威武不屈，大义灭亲，以法治天下则天下能安，失法于民，则民必乱。”

众司官听完包拯这一通话，全都没词啦。包拯又接着说道：“列位大人明白法律，不想徇私者，就请签押。不愿签押者，下官决不强人所难。但是各位不愿签押者，必有你们

的道理，那也好，请写上说明词附在案卷上，我包拯将拚死命去面君，以便让天子裁断。”众司官一听，得了！这押不能不画，包拯玩命啦！要皇上去，分明包拯翻案有理，当初我等都参加审问来的，明知是冤案，也不敢过问，怕的是以庞吉为首的四大奸雄。那皇上一看，还不把我们全打到奸党一堆才怪呢！这叫一根绳拴两个蚂蚱，蹦不了你，也跑不了他。画吧，不画也不行啊。众司官全都按了手印。画完押，包拯赶紧把展文祥一案的原案和复审供词合到一起，急忙回到住处。为什么他这么忙呢？一则包拯为了拯救被害忠良，二则过堂时间不小了，怕三个奸雄得知来抓他。所以出了司官衙，一路小跑。他住哪儿呢？包拯住在相国寺后边小豆腐房掌柜的王山东那里。王山东和包拯很对脾气，因他二人都有个倔强性格，王山东在豆腐房一边过着豆腐，还一边想，包拯今天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？大概又跟人家直罗锅啦。他爱求个真，这一带老百姓都知道包拯，别看他官职不大，他直言不阿，办事认真，依法办案严，不徇私情。四外流传这么一句话：关节不到，有阎罗老包。把他比做阎王啦，铁面无私。

这时，包拯来到屋中，王山东说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我正琢磨呢。”包拯说：“大爷，我办了一件事。”他把展庞两家一案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大爷你看好不好？”王山东说：“好！我给你留了碗老豆腐呢，还有辣椒油，吓！都给你吧。”咚咚把半碗辣椒油都给包拯倒在碗里了，包拯心想，就是好，你也别乐的把半碗辣椒油都给我倒上啊。

包拯吃完饭，说：“大爷，我得打夜桌，写奏折，耽误您了。”王山东说：“没关系，可惜我帮不上你的忙，你好

好写吧。今晚我宁可豆腐不做了，灯也给你使唤。”说罢，他给灯碗添满了油，包拯拿过笔墨纸砚文房四宝，连夜写奏折。写完他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了几遍，伸了伸懒腰，这时已是竹竿挑去天边月，铁帚扫尽满天星，金鸡三唱，外边天亮了。包拯想了又想，怎么往上递呀？官卑职小，没有上奏资格。噫，有了。何不如此，拿起案卷急忙奔往丞相王荳府而来。来到门前，和守门人说：“诸位辛苦了，丞相是否已经上朝？”当差的说：“包拯哪！您常来常往的，不是外人，何必先行通禀呀，您就随便进吧。随我来吧。”包拯随当差的来到上房门外，这时王老丞相正和夫人喝茶呢。当差的进来一报：“启禀相爷，包拯求见。”王荳一听，嗯了一声。啊？包拯在我上朝之前，急忙来见，想必有要事。说声：“叫他进来！”当差出来唤进包拯，包拯进来参拜了恩师，拜见了师母，老丞相猜着有事，说：“包拯有事吗？”

“老恩师，有关展庞两家一案，我擅自进行了复审，展文祥确属冤枉。因此，我把原案打算推翻，写好奏折，但无法上呈天子，故拜请老恩师，也写份奏折，您把我的奏折附上去，皇上看完你的就看我的，老恩师您看行不行啊？”

王荳听到此，略一沉思，说：“这个……”老夫人接着说话了：“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包拯区区小吏，不避权贵，敢于伸张正义，维护国法，上为君王分忧，下为百姓平冤，赏罚严明，实为国家的忠良。相爷就该修一奏本附上包拯所奏，待您下朝之后，老身我亲手给你做些您最爱吃的沙豆腐，再烫上二两老白干，您看多好。”这一番话把王荳说得哈哈大笑，看过文房四宝，丞相王荳刷刷点点写好了奏折，命手下人顺轿，随后又吩咐包拯也备了一乘小轿，师徒二人

上轿，人抬轿起，时间不大到了午朝门下轿，进入朝房等候天子上殿。

这时，金钟三响，玉磬齐鸣，纱灯对对，金锁提炉，日月牌、龙凤扇、金瓜钺斧朝天镫排列两旁。天子升殿，群臣跪拜，山呼万岁，王苞上殿。殿头官接过王苞奏折，送至天子面前，皇上看过王苞奏折，接着就是包拯奏折。皇上心想，这奏折还带夹馅的？皇上不看则可，看了之后，越看越爱看，好！不住地点头称赞。

包拯奏折开宗明义地写道：“我大宋江山几百年，仁义相让，君主相传，内无内忧，外无外患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可是以庞吉为首四害当道，奸权误国，千夫所指，民怨沸腾。庆父不死，国无宁日，乱臣贼子，人得而诛，望乞我主圣明，准奏除奸，以正朝纲。”

皇上看完这一段，心想，包拯讲的是条条是道，句句是理。真有经天纬地之才，不由点头说好！

皇上又接着往下看，包拯本参庞吉败坏朝纲，践踏国法，里通番邦，谋害勋臣，残害黎民，草菅人命，侵吞赈济，动摇国本，阳奉阴违，篡改圣命等十大罪状。

这十大罪状，写的铿锵有力，绘声绘色，层次分明。只见皇上是爱不释手，连声叫好。好！好！好得很。连忙问道：“王爱卿，包拯这人现在在哪里？”“臣启万岁，现在他在朝房候旨。”“快传朕旨，叫包拯上殿！”“臣启奏圣上，包拯官卑职小，不能参拜君王。”皇上略加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好办，赏给他四品朝服，立刻上殿。”王苞说：“谢主龙恩。”包拯穿戴齐整，急忙走上金殿，众官一看，只见包拯头戴方翅乌纱，身穿紫罗袍，玉带横腰，红中衣，

五分底的青缎子官靴，紫微微的一张脸膛，重眉大眼，鼻直口阔，大耳朝环，三绺墨髯，不怒而自威。来到品级台前，包拯撩衣跪倒，口呼：“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臣包拯见驾。”皇上一看惊喜交集，啊了一声，原来是你呀！此人我好象在那儿见过似的，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呢？看见包拯一表人材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皇上太高兴了：“爱卿！上殿回奏。”包拯说道：“遵旨。”只见他，迈虎步，踏金阙，来到皇上龙书案前，挖背躬身站立一旁，皇上言道：“包爱卿，你的折本写的太好了！朕心甚喜。展庞两家事小，宋室江山事大。你以区区小吏，敢于大胆陈情，可见忠心耿耿，堪为社稷之臣。包爱卿。”包拯道：“臣在。”“依你之见，朝纲应如何重振？忠奸应如何分辨？不要担心害怕，一一奏来，有朕与你作主。”包拯言道：“启奏圣上，要使朝纲大振，国泰民安，必须要文官不贪财，武将不怕死，首先是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反对徇私而废法。应该先从展庞两家一案做起，实行封堂大审，通过审问展庞一案，不论牵连任何人，审到那家头上，都要一律听审。这样，贪赃枉法徇情妄上者，尽可揭出，就可惩奸治恶。再收赃款入国库，以赈济灾民，则民心可安，社稷可兴。”皇上听到这里欢喜说道：

“好！包爱卿，就依爱卿所奏，朕封你为审问官，办理此案，朕我还要亲自监审。”包拯道：“臣领旨，谢主龙恩。”

当时，御林军急忙把金殿、朝房前后，进行封锁，任何人不得交头接耳，随便出入。金殿上立好了公案，包拯就坐，“叭”的一声堂木一拍，立即要封堂大审。

第二回

请圣旨 包文正封堂大审 锁金殿 老御史肝胆照人

上回讲的是包拯上疏，皇帝准奏后要封堂大审。什么叫封堂大审？就是把金銮殿封锁起来，把满朝文武官员全留在殿前，吃住都在里边，不准随便出入，为的是防备犯官互相串通，订立攻守同盟。

话说包拯上殿参拜已毕，皇上问道：“包拯，关于庞展两家一案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启奏圣上，依臣之见，借庞展两家一案，做为多年冤案的引线，在殿前审理，说不定从这一案之中，会审出更多的案来。不管审到何人头上，都得随叫随到，一视同仁。问案桌前只信真凭实据，王法之下无论尊卑亲疏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铲奸除佞，重整朝纲，以安天下。圣上可在宝座上监审，再赐一公案桌搭在御案前，圣上传旨，命一大臣审理。如此做来，真是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，历代帝王都没有过的壮举。天下都要称颂皇上是有道明君了！”

宋仁宗一听有道明君这四个字加在他的头上，是美滋滋的高兴。真好象吃了开胸顺气丸一样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，依卿所奏，朕即命你审理此案。殿头官，传朕旨：晓谕满朝文武，各王公大臣，朕今命包拯审理庞展一案。百官一律殿前候审，就是有病者也不准告假。”

当时就在天子龙书案前设公案桌一张，命包拯升堂。这时丞相王苞一看坏了，心中暗想：“包拯啊包拯，这是闹着玩吗？！这么大的案件你能审得了吗？这些官员哪位不比你官职大呀！哪个又没贪过赃？案子肯定是越审越大，官官相护，都有牵连，那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扯耳朵连脚跟都提起来了！到那时你可怎么收场呀？再说，这些文武大员都是久阅风霜，饱经世故的人物，你能审得了吗？我呀，得给你找个助手。”想到这儿，王苞赶紧启奏：“臣启奏主上，如此大审，就包拯一人怎么能行？必须调都察院御史前来帮审。”皇上说：“好，叫他火速前来，不得有误。”传牌官来到都察院门前举牌高喊：“金牌下，圣上有谕命都察院御史一名，立刻到金殿帮审，不得有误。”说罢走去，可把都察院的御史们吓坏了，心想，这个堂谁敢去帮审哪？一方是被害人丞相，一方是害人者太师，都是些官大位显的朝廷命官，圣天子金殿上躬亲监审，官小胆大，敢做敢为的包拯为问官，哪方都得罪不起呀！都察院里有一名老御史，名叫石心泉。这名老御史从来不管事，无赃可贪，为人也很正直，穷的太可怜了，纱帽破的全是窟窿，有一个纱帽翅断了没钱买，后边用一根筷子绑上了。老御史在都察院从来都不说一句话，今天大家把他想起来了，才来叫他。老御史自己正在补袜子呢，一边补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得快补呢，包拯为了庞展两家一案在金殿封堂大审，一定得调御史前去陪审，这样大审全都察院御史都不能去，一定得我去。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门外喊：“石御史，皇上金殿大审，命你立刻前往啊！”“嗨！看看把手扎了吧，等着我把针拔出来啊！”老御史穿好袜子，整理一下衣服，然后往外走，来到

都察院门前，心中暗想：全说御史都有车、有轿，最损的也得有匹马，我什么也没有。皇上还叫我立刻前往，这怎么能立刻前往呢？我这条寒腿跟着闹天气又犯了，走到金銮殿不得半夜呀？只好去停车场雇辆马车！老御史来到了停车场，喊了一声：“车！”来了四个赶车的，一看老御史这个穷样回去仨，赶车的心想：御史是发财的官，他穷得这样，还能坐车？剩下这个赶车的看老御史一笑说：“老御史，到哪儿去？”老御史看看这个赶车人没戴帽子，头上挽着牛心发卷，身穿麻布背心，大半截裤叉，光着脚没穿袜子，穿一双多年的麻鞋，腰扎一条蓝色的腰带子，后边插一条二龙吐须的一把鞭子。再看这辆车太破了，一个轱辘有瓦，一个轱辘没瓦，车棚破的也净窟窿，车辕子断了一根，用扁担接上的，两头瘦驴瘦的一驮下还得用人捋，真是瘦驴破车疙疸套。

老御史说：“赶车的！我去午朝门到金銮殿去，为的是大堂陪审，要多少钱？”赶车人看了看一笑说：“给十个大钱吧！”老御史说：“太多。”赶车的问：“给多少？”老御史说：“你等等，我掏掏看。”老御史满腰掏了半天，掏出仨大钱，一个缺边，两个少沿，全不能花。老御史一笑说：“给三个大钱行吗？”赶车的说：“行，上车吧！”老御史一看赶车的答应的很痛快，赶忙说：“可是来回脚啊！”赶车人说：“行！上车吧！”

老御史上了车，赶车人跨上车辕，一摇鞭子，这辆破轱辘车，轱辘，轱辘……跑起来直晃。

老御史问：“仨大钱来回脚你为什么拉我呢？”“唉！老御史呀！我在都察院门前赶了这些年车，没见过你这个御史？御史是个发财的官，唯有你这么穷，分明是个清官。清

官老百姓就爱，何况你是去金殿陪审，一定是能爱护忠良，解救贤臣。慢说你还给仨大钱，你一个大钱不给我也该拉。”

车到午门了，赶车人把车停下说：“老御史，到午门了，下车吧！”老御史下车后告诉赶车人说：“你就在这儿等我吧，这次封堂大审，说不定要审几天，你得天天来，天天等着我，我回来再给钱。”赶车人一笑说：“你去吧！”老御史一步三摇，三步九转，来到了金殿，朝拜君王：“臣石心泉见驾。”皇上说：“为庞展两家一案，金殿封堂大审，命你前来陪审，朕要你光明磊落，公正无私，执法如山。”“臣遵旨。”

老御史又见过了包大人，在旁边坐下，包拯问：“老御史，你看此案应当从何问起？”“包大人，依下官愚见，有三条，先说这一，这样大审就应该调御林军前来，把金殿封锁起来。第二在这案没有审清问明之前，一律不准退出金殿。吃睡均在殿内，不论王公驸马，文武大臣都是一样。第三通过审理此案，不定牵连到多少官员在内，问官官卑职小，恐怕有些高官显宦不服，不好审理，应该先把头上功名去掉，朝服脱下，同庶民一样，均在殿前候审，等大审完毕，无罪者再官复原职。”包拯想：真是英雄所见略同，咱俩想一块去啦！连忙点头说道：“老御史说的正合下官心意，我立刻奏明圣上，请求皇上传旨调御林军封锁金殿，弹压大堂，使那些高官显宦望而生畏，不敢不服，维护朝廷王法尊严。”

包拯奏罢，皇上准奏，当时传旨调来前后左右四队御林军。人人是威风凛凛，披挂整齐，长的枪，短的剑，刀光闪闪，站立殿前。包拯吩咐升堂，差官齐声呐喊。锵！锵！